

兒童文學 與書日

林文寶◎著

萬卷樓

兒童文學 與書目

林文寶◎著



萬卷樓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兒童文學與書目 / 林文寶著. -- 初版. -- 臺北市：萬卷樓，

2011.08

面；公分

ISBN 978-957-739-716-4(平裝)

1.兒童文學 2.兒童讀物 3.目錄

016.859

100014029

兒童文學與書目

ISBN 978-957-739-716-4

2011 年 10 月初版 平裝

定價：新台幣 320 元

著 者 林文寶

出 版 者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陳滿銘

編輯部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9
樓之 4

總 編 輯 陳滿銘

副總編輯 張晏瑞

電話 02-23216565

責任編輯 陳玉金

傳真 02-23218698

封面設計 徐毓蔚

電郵 wanjuan@seed.net.tw

發行所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電話 02-23216565

傳真 02-23944113

印 刷 者 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 網路書店 www.wanjuan.com.tw

回更換 劃撥帳號 15624015

自序

自1971年8月1日任職當時的臺東師專，至2009年1月31日退休，共計有37年又6個月。退休後，又蒙蔡典謨校長關愛，新設「國立臺東大學榮譽教授敦聘辦法」，於是我成為校方第一位榮譽教授。

在校服務期間，就學校體制而言，歷經師專、師院與綜合大學等不同階段。亦曾兼任各種不同職務。其中，最難於忘情的，仍是學術。就學術行政而言，曾創辦語教系、兒童文學研究所，以及籌設教育研究所。而我的學術歸屬是以兒童文學為主。

走進兒童文學的天地裡，原非本意，亦非所願。或許可以說是因緣與巧合所致，想不到幾經努力，卻發現其中也別有洞天，於是乎一頭栽進。自1975年4月發表〈兒童文學製作之理論〉（見《東師學報》第三期，頁1～32。）以來，亦有36年之久。其間，除專書以外，每年也有單篇論著。在單篇論著中，除《兒童詩歌論集》之外，未有其他選集出版，今將單篇論述依性質分成四類：

兒童文學與書目

兒童文學與閱讀

兒童文學與語文教育

兒童文學論述選集

每類集結一冊出版，目錄則依發表時間為序。

收錄在各冊中，有幾篇小文章，它是我啟蒙創思的起點，對個人而言，值得珍視。至於有未註明發表時間者，則是演講的文稿，雖然有部分嫌簡陋，因敝帚自珍，一併收錄。

在結集論述過程中，自當感謝諸多助理的幫忙（魏璿、楊郁君、林依綺、蔡竺均、蔡佳恩、顏志豪、陳玉金）。尤其是志豪和玉金參與全程。還有，從香港來的王清鳳、陳淑君，亦參與校對，在此一併致謝。

林文堂

目 錄

自序 i

試談科幻小說 001

兒童戲劇書目初編——並序 027

臺灣民間故事書目——並序 059

一九四五年以來臺灣地區童話論述書目——並序 133

臺灣地區兒童讀物選書工具初探 149

臺灣兒童戲劇的劇本 177

臺灣兒童閱讀的歷程 201

兒童文學與書目

試談科幻小說

1991.12.23

赠小松林菊

壹、前言

在國內，科幻小說常被排斥於正統文學之外，認為它既非科學，也不是文學。往往被視為消遣讀物，甚至認為它是旁門左道。據說1981年元月，《臺灣時報》舉辦「中國科幻小說大展」，雖然獲得許多好評，但也收到署名「臺大醫學院一羣護士」的來信，大罵科幻小說是反科學，不宜刊載云云。

面對科幻小說，我們有太多的感觸，我們了解科幻小說雖然不能傳播正確的科學知識，但卻可以增加讀者與科學之間的親和力，並且也可以啟發讀者的想像力。因此，個人在教學過程中，時常鼓勵學生多看些科幻小說、推理小說，甚至大量購買科幻小說讓學生閱讀。而事實上也證明，科幻小說裡的奇想，確實能引起學生的興趣。

今天美國有許多高中、大專，開有科幻小說的課程，其目的是想從小說中學到未有的經驗。而在國內，則尚難登大雅之堂，但科幻小說必須不斷的試驗與創新，使它能成長與茁壯。寄語具有文學使命感的作家們，能勇敢開拓這個新領域，使它成為一種文學的新形式。是以本人不揣陋學，編撰此文，一者為祝「奇異的航行」得獎；再者期望科幻小說能早日落地生根。

貳、科幻小說的界說

科幻文學可以說是結合二十世紀所有科技成就與文學意境極致的時代文學。二十世紀是科學發展的時代，也是人類進入太空的世紀，因此，才產生了順應潮流的文學型態。它不僅表現人類文明的特質，更涉及人類未來的前途，它是科技文明的新產物。

更確切地說，科幻文學是指一切以科學為基礎的無害想像作品，也就是能使人產生無比的好奇。科幻文學有廣義狹義之說。廣義的科幻文學，是指所有未經科學證實，但以科學為背景的小說和非小說。而狹義的科幻文學，專指科幻小說、科幻散文、太空詩等。而其間又以科幻小說為主。因此，一般狹義的科幻文學，即指科幻小說而言。而本文所論，亦以科幻小說為主。

西歐自十七世紀近代科學興起，所謂科幻即應運而生。有人說第一本科幻小說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的《新亞特蘭提斯》（New Atlantis），成書於1627年。也有人認為是雪萊夫人（Mary Shelley, 1797-1851）1818年出版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此後，科幻小說隨著科學發展而成比例成長。到了十九世紀，西歐的科技文明已成氣候，科幻風氣遂更興起。英國的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汲取愛倫坡的短篇文學型式及思考方法，加以發揚光大，成為思想性科幻小說的開創者；而法國凡爾納（Jules Verne, 1828-1905）則是科技性的科幻小說的開創者。

從西方現代科幻小說理論的建立過程來看，西方比較強調「科」與「幻」的問題，中間經過很多辯證，有人主張用

Speculative Fiction或者Scientific Fiction，還有其他許多不同意見。目前稱為Science Fiction，簡稱為S.F.。威爾斯與威恩當時並沒有為他們寫的東西定下名詞。直到1926年金貝克（Hugo Gernsback）創辦「驚奇故事」（Amazing Stories），才沿用了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的名稱。

科幻小說家，獨樹一幟，且自外於主流小說。而中文用「科幻小說」一詞，或許更是一種錯誤。中文「科幻小說」一詞，首見張系國。張系國在1968年寫了一篇分析科幻小說的文章——奔月之後，副題用「兼論科學幻想小說」（此文收在純文學版「地」書的附錄裡），按Science Fiction逐字翻譯，就成為「科學小說」，而張系國譯為「科學幻想小說」，再加上中國人喜歡將名詞縮短，所以變成了「科幻小說」。其實，想像和幻想是有區別的。

科幻小說，顧名思義，離不開科技、想像與文學。有人說它是純理論的小說，有人說它是成人的童話，也有人說它是現代人的神話。這種比喻的說法有失籠統且含糊。總之，科幻小說的定義，不論國內或國外，皆有失眾說紛云。呂金駿在《科幻文學》一書裡說：

其實簡單地說，科幻小說就是「以真實或虛構的科技文明為基礎，以可信服的外推法為依據，所寫出來的一種想像事實。」（照明版頁十六）

另外，黃海在〈科幻小說的寫作〉一文裡也說：

以科學為基礎，探索未來或未知情景的小說。……科幻小說是最講究「觀念」的一種小說形式，小說的重心就在表達作者的某種觀念，這是作者的靈思火花——某種科學觀念加上幻想，再來製造安排人物，發展情節，構成一篇小說。有人說，科幻小說是一種觀念文學，於此可見「觀念」在科幻小說中的重要地位。這種觀念就是作者的創見。（見《明日世界》五十四期，1979年元月）

又江振昌在〈中共科幻小說之研究〉一文裡，曾引申黃海的說法如下：

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科學幻想小說的簡稱）一般定義為：「以科學為基礎，探索未來或未知情景的小說。」其中「科學」包括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未來」或「未知」則包括了時間與空間的任何型態。換言之，科幻小說是根據科學理論而虛構的作品，但它卻包含文學性、科學性、哲學性和幻想性等特色。若以廣義的科學來分，自然也可以把非科技或者非精確科學的部分稱之為社會科（學）幻（想）了。（見《共黨問題研究》第十卷第六期頁七十七）

因此，我們可以說，科幻小說所涉及的是「人類」和「宇宙自然」的關係，它提供了未來文明所可能遭遇的問題。這種領域的擴大，正是科幻小說能獨樹一幟的理由。而這種未來問題的觸及，是建立於已知的科學。持此，科幻小說至少不能違反科學常識。它也可以想像，但是不能違反常理。

參、科幻小說的分類

科幻小說一詞的沿用者甘貝爾（John W. Combell Jr., 1910-1971），曾將科幻小說區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預言性的，諸如預示由一種新發明所帶來的影響。第二類是哲學性的，作者以小說的形式提出一個哲學性的問題，科幻小說只是作者表達理想的工具。第三類是冒險性的，以動作和情節為其特色。以上三類有時會交相混淆，而黃海在〈科幻小說不再是科技小說〉一文裡，即沿用甘貝爾的分法，他認為科幻小說在廣義上應該泛指：

科學小說

幻想小說

推理幻想小說（見七十、二、廿六《中央日報》副刊）

另外，張系國亦曾對科幻小說加以分類。他在〈奔月之後——兼論科學幻想小說〉一為裡說：

現代科幻小說可大別為兩派。其一為「機關佈景派」。寫作者對科學多少有相當的認識，甚至本人就是科學家。基於他們的學養，機關佈景派科幻小說作家事實上就是在搬弄各種科學機關利器，再湊上一個故事。此派又可細分為「武俠科幻」（騎士小說與科幻小說的雜交品），「偵探科幻」（零零七及其他），「言情科幻」及「文藝科幻」

等支派。純機關佈景派科幻小說，有時對未來社會有頗深入的預測。另一派科幻小說可稱之為「文以載道」派。這派科幻小說的作者多半是業餘哲學家，半路出家的科學家或職業小說家。他們並不在乎時間機器、機器人、四度空間等無聊玩意兒；而是想藉科幻小說來表達一些「哲學思想」。小赫胥黎的《美麗的新世界》，歐維爾的《一九八四》可算此派的代表作。（見純文學版《地》頁二三八）。

後來，在〈科幻小說的再出發〉一文裡，則又詳分為四類：

科幻小說內容相當豐富，種類甚多，但大致可分為以下四類：

一、探險科幻小說：這類科幻小說，敘述人在時間和空間裡的探險故事。人在空間裡的探險，包括太空旅行、星際戰爭、外太空人的接觸、宇宙帝國等。人在時間裡的探險，則每每使用時間機器，遨遊過去、未來、或然世界等。

二、機關科幻小說：機關佈景派科幻小說，敘述新奇的科技發明，對人類可能帶來的好壞影響。最常見的題材，包括機器人、飛碟、死光槍、愛情機器等。

三、社會科幻小說：這類科幻小說，預測人類社會未來可能的發展，又可細分為兩類：諷刺科幻小說雖為科幻小說，其實卻旨在諷刺現實社會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末日科幻小說多半預測人類社會未來如何可怕，終於導致毀滅。

有許多含政治意味的科幻小說，如《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等，也可歸入這一類。

四、幻想小說：這類科幻小說以幻想為主，科學的成分減少或完全消失，又可細分為三類：烏托邦科幻小說，每每展示人對理解世界的憧憬，如〈桃花源記〉、《烏托邦》、《理想國》等。鴛鴦科幻小說，藉科幻小說的形式講述男女愛情。最後，文藝科幻小說，或正宗的幻想小說，則藉幻想來描述人的內心世界。如波吉士、卡夫卡的某些作品，超現實主義的小說，也許都可歸入這一類。

（見純文學版《海的死亡》序頁二至三）

總之，科幻小說由於其內容豐富多變，形式極具彈性，因此所謂的分類，事實上不容易周詳，如就內容而言，或許不離「言志」與「載道」。

肆、科幻小說在臺灣

張系國認為開中國近代科幻小說先河的，有1903年魯迅譯的《月界旅行》，1905年徐念慈寫的《新法螺先生譚》，而後僅見老舍的《貓城記》、沈從文的《愛麗絲遊中國》，顧均正的《和平的夢》。

雖然我國古時早有傳奇小說、神怪小說，如《西遊記》、《封神榜》等作品，也可列如廣義的科幻小說。而中國文化特徵之一，便是現實主義，科幻小說或許可彌補現實主義的不足，擴充我們精神活動的領域。但由於科幻小說一向是自外於主流，又由於帶有濃厚的科學異想色彩，傳統的文學界自然把它排斥於文學之外。

科幻小說在國內一直未能成長的原因，主要是與我國歷史文化背景有關，中國人重現世，重實用，不重未來或想像。因此中國小說的主流一直是寫實主義。呂金駁在《科幻文學》一書裡，曾說認為科幻小說一直未受重視，其原因是：

反觀國內，科幻小說一直未受重視，筆者個人認為主要原因大概有二：其一可能是國人的觀念一向保守，較無法接受此種「超越理喻」的科技觀念；而且「怪力亂神」四個字的影響，阻礙了國人對一些新奇事物加以研究，也阻塞了國人的想像力。其二是國內科學作者未能像歐美科學人員兼科幻小說作家一樣，致力於科幻小說的寫作。在國

內，科學工作者原本就很少主動撰寫適合大眾閱讀的通俗科學讀物，更遑論寫作科幻小說了。不僅如此，少數有所長的「科學家」，大都忽視科幻小說中的登月火箭、太空站、雷射、電視、無線電等原本幻想之物，在今天都成為鐵錚錚的科技產品的事實，一提到科幻小說，就冠上「幻想」「虛構」「不足為信」等評語，其態度宛如一九五六年英國皇家學會天文學家理查博士在答覆太空飛行有無可能時所說的「無異癡人說夢」；也宛如一九四〇年英國科學學會委託數位知名科學家研究噴射機的結論是「絕無可能」；更宛如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數位海軍將領武斷的說：「發展原子彈是白日夢」；也宛如在火車發明之前，科學人士宣稱「時數超過二十英里，或把脖子折斷」的論調（見照明版《科幻文學》頁十七至十八）

科幻小說在國內未曾廣泛流行，原因固然很多，但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過去少有人有系統的介紹過一流的科幻小說作品。青年作者沒有觀摩比較的機會，自然寫不出真正好的科幻小說來。所以科幻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中，仍屬「珍品」，好的科幻小說並不多。

另外，個人認為用「科幻小說」一詞更屬不幸。文學本屬想像，如今用「幻想」，徒增困擾，更是不易見容於文學主流。所謂幻想，即是所謂的白日夢。依《辭海》的解釋是這樣的：

心理學名詞。乃一指向未來之特殊想像，由個人願望或社會需要所引起，能激發人瞻望未來、克服困難；反之，不